

自传三部曲之一

获救之舌

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陈恕林 宁瑛 蔡鸿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代数之奇

作者：[模糊]

出版社：[模糊]

ISBN：[模糊]

定价：[模糊]

页码：[模糊]

开本：[模糊]

发行日期：[模糊]

ISBN：[模糊]

ISBN：[模糊]

ISBN：[模糊]

ISBN：[模糊]

ISBN：[模糊]

自传三部曲之一

获救之舌

内蒂 著
陈鸿君 译

青年时期的回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获救之舌 / (英)卡内蒂著; 陈恕林, 宁瑛, 蔡鸿君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2
(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 1)
ISBN 7-80225-187-7

I. 获... II. ①卡...②陈...③宁...④蔡... III. 自传体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4229号



获救之舌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 陈恕林, 宁瑛, 蔡鸿君译

责任编辑: 耿红平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孙 昊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2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06年12月第一版 200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5-187-7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目录

第一部

鲁斯丘克 (1905~1911)

-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 3
- 为家族而自豪 ... 5
- “卡科小母鸡”/狼群与狼形人妖 ... 9
- 亚美尼亚人的斧/吉卜赛人 ... 15
- 弟弟的出世 ... 20
- 土耳其人之家/爷爷与外公 ... 23
- 普珥节/彗星 ... 27
- 有魔力的语言/火灾 ... 31
- 蝮蛇和字母 ... 36
- 谋杀 ... 39
- 诅咒旅行 ... 42

第二部

曼彻斯特 (1911~1913)

- 糊墙纸和书籍/在默西河畔散步 ... 49
- 小玛丽/泰坦尼克号沉没/斯科特船长 ... 58
- 拿破仑/吃人的客人/星期日的乐趣 ... 67
- 父亲之死/最后的说法 ... 74
- 天上的耶路撒冷 ... 82
- 日内瓦湖畔学德语 ... 89

第三部

维也纳 (1913~1916)

- 墨西哥地震/家中的城堡剧院 ... 103
- 不知疲倦的人 ... 110
- 战争的爆发 ... 118
- 美狄亚和奥德修斯 ... 123
- 保加利亚之行 ... 129
- 恶的发现/维也纳要塞 ... 139
- 阿丽克·阿斯利尔 ... 147
- 诺伊瓦尔德格的草地 ... 154
- 母亲的病/讲师先生 ... 158
- 大胡子在博登湖中 ... 164

第四部

苏黎世—绍伊希策大街 (1916~1919)

- 誓言 ... 175
- 一间装满礼物的房间 ... 179
- 间谍活动 ... 185
- 希腊的诱惑/认识人类的学校 ... 189
- 大脑壳/与一个军官辩论 ... 198
- 日课与夜读/馈赠 ... 202
- 催眠术和嫉妒心/重伤员 ... 211
- 戈特弗里德·凯勒庆祝会 ... 218
- 维也纳在危难中/来自米兰的奴隶 ... 222

第五部

苏黎世—蒂芬布鲁伦 (1919~1921)

- 雅尔塔公寓心地善良的老处女/魏德金德博士 ... 233
- 菠菜的种系/尤尼乌斯·布鲁图 ... 249
- 在伟人们中间 ... 255
- 食人怪物的迷惑 ... 260
- 遭人憎恨 ... 267
- 申请书 ... 273
- 禁令 ... 283
- 老鼠疗法 ... 289
- 有标记的人 ... 294
- 动物的出现 ... 297
- 卡尼特弗斯坦/金丝雀 ... 305
- 醉心者 ... 310
- 历史和忧郁 ... 321
- 募捐 ... 327
- 巫师的登场 ... 331
- 黑蜘蛛 ... 335
- 米开朗基罗 ... 342
- 堕落的天堂 ... 348

第一部

鲁斯丘克

(1905~1911)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淹没于一片红色之中。一位姑娘抱着我走出家门，我面前的地板是红色的，从左边走下去的楼梯也是红色的。我们家对面，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笑咪咪地走出来，他友好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的身旁，站立着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我把舌头伸出来，他把手伸进他的衣袋，取出一把折刀，把它打开，将刀口伸到贴近我的舌头的地方。他说道：“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不敢将舌头缩回去，他靠拢得越来越近，他的刀口马上就要碰到我的舌头了，就在最后一瞬间，他将小刀抽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他把小刀折好，塞进他的衣袋里。

每天早上我们走出家门来到红色的走廊里，对过的那扇门开了，那个笑咪咪的男人也出现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等待着 he 发布伸舌头的命令。我知道他将会割掉我的舌头，一次比一次害怕。一天就是这样开始，这样的事情遇到过多次。

此事我铭记在心里，好久以后我才向母亲询问此事。从地板和楼梯都是红色的这点看来，她断定是卡罗维发利^①城那所供膳宿的公寓，在那里她和父亲与我一起度过了一九〇七年的夏天。为了照管

① 捷克西捷克州温泉城市。

我这个两岁的幼儿，父母从保加利亚带来了一个小保姆，她还不满十五岁。她惯于一清早就抱着孩子外出，她只说保加利亚语，却在热闹的卡罗维发利处处都认识路，并且总是准时带孩子回来。有一次，有人看见她跟一位不熟悉的年轻男子在街上走着，关于他的情况，她一无所知，可谓偶然相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个年轻男子住在我们正对面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边。有时候，姑娘夜晚迅速走到他那里去。父母亲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便马上送她回保加利亚去了。

他们俩——姑娘和那年轻男子，很早就离开公寓外出，他们起初必定是这样会面的，他们相好也必定是这样开始的。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

为家族而自豪

坐落在多瑙河下游、我在那儿出生的鲁斯丘克，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个极美的城市。如果我说它是在保加利亚，那我关于它所作的介绍是不充分的。因为那里生活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天就可以听到七八种语言。除了保加利亚人外——他们常常来自农村，还有许多土耳其人，他们有自己的住宅区，与之毗邻的是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①的住宅区，即我们的住宅区。还有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卜赛人。从多瑙河对岸来的罗马尼亚人，我的乳母——但我想不起她来了——就是一个罗马尼亚人。还有个别俄罗斯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对民族的多样性还缺乏全面的了解，但我不断地察觉到其影响。某些人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特别的宗族，服装也与他人不同。我们在鲁斯丘克家里度过的六年中，曾雇用了一些仆人，他们中有一个塞加西亚人，后来又有一个亚美尼亚人。我母亲最好的女友奥尔加，是一位俄罗斯人。吉卜赛人每周都来我们大院一次，来的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仿佛是整个民族似的。他们使我感到恐惧不安，这我后面还要谈到。

^① 指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移居北非、地中海各国（特别是巴尔干的一些城市）和北莱茵的犹太人后裔。

鲁斯丘克是一个古老的多瑙河港口，作为这样的港口曾有过某些意义。它曾吸引过四面八方的来客，多瑙河成了经常被谈论的话题。有许多故事讲述多瑙河冰冻的特殊岁月；讲述乘坐雪橇越过冰层到罗马尼亚那边去；讲述饿狼跟在拉雪橇的马后。

狼是我最初听人讲述的野兽。在保加利亚农村姑娘给我讲的童话里，有狼形人妖出现。一天夜晚，我的父亲戴着狼形面具来吓我。

要我对早年鲁斯丘克的勃勃生机、对它的苦难和灾祸做个介绍，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曾在鲁斯丘克发生过。在鲁斯丘克，其余的世界都被称作欧洲，要是某人乘船在多瑙河上逆流而上，开往维也纳，人家就说他搭船去欧洲，欧洲从那里即从土耳其帝国终结的地方开始。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中，大部分仍是土耳其公民，对他们来说，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生活总是好的，胜过基督教派的巴尔干斯拉夫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富有商人，因此新的保加利亚政权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长期执政的沙皇斐迪南^①，是犹太人的朋友。

那些犹太人后裔的忠诚就有几分复杂了。他们都是虔诚的犹太人，教区里教徒的团体活动对他们来说有点重要。这成了——并非狂热——他们生活的中心内容。但他们认为自己是特种犹太人，这同他们的西班牙传统有关。自从被驱逐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彼此交谈的西班牙语很少变化。一些土耳其语的词虽被吸收进他们的语言中来，但仍可以认得出它们是土耳其语，并且人们几乎总是以西班牙语的词来顶替它们。我最先听到的儿童歌曲是西班牙语的，我听到过古老的西班牙叙事歌谣，而影响最强烈、对一个孩子来说

^① 指斐迪南一世（1861~1948），先后为保加利亚大公（1887~1908）和沙皇（1908~1918）。

颇具魅力的是西班牙的思想信念。人们头脑简单，骄傲自大，看不起其他犹太人，一个总是带有蔑视意思的词叫做“Todesco”，这意味着一个德国的或阿什克纳^①犹太人。同一个“Todesca”结婚，那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作为孩子在鲁斯丘克听人谈论过或者我熟悉的许多家庭中间，我想不起有异教、异族男女通婚的情况。我还未满六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就已告诫我将来不要同社会地位不相匹配的女人结婚。但是人们并不以这种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一般性蔑视为满足。在被逐犹太人后裔中间也有“上流家庭”，所指的是一些长期以来已富有的人家。人们可以听到关于一个人的最自豪的话，就是“es de buena familia”——他出身于上流家庭。我常听母亲谈论家庭出身，都听腻了，当她热情洋溢地谈论城堡剧院^②，同我一起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甚至后来，当她谈论斯特林堡——他成了她最喜爱的作家——的时候，亏她还好意思表白自己，说她出身高贵的家庭，没有比她更高贵的了。她掌握了多种文明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的文学成了她的生活的本来内容。在这热情追求的广博知识与她不断滋长的傲慢的家庭自豪感之间，她并没有感到存在矛盾。

还在完全沉醉于她的时候——她为我打开精神世界的一切门户，我盲目地和热情地听从她——我就已注意到这一矛盾，它使我痛苦难受，心烦意乱，因此在无数次谈话中，在我青年时代的每个时期里，我跟她都谈论此事，并指责过她，但我的责备对她毫无影响，她的高傲早就获得了表现的机会。她的这种狭隘性——这点我不理解她——使我很早就对任何由于出身而感到高傲的人怀有恶感、偏见。我无法太认真地看待有狭隘自豪感的人们，我把他们看做好像

① 保持自己的语言与习惯的中欧、东欧犹太人，有别于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及其后裔。

② 指维也纳国家剧院，建于1741年，在19世纪成了享有国际声誉的戏剧舞台。

是异国他乡的有点可笑的动物。我突然发觉自己对那些以自己的高贵出身而自豪的人反倒有了成见，少数几个跟我相好的贵族，我得首先原谅他们谈论自己的出身，要是他们预料到这要耗费我不知多少力气的话，那他们会放弃与我友好了。一切偏见都是由其他偏见决定的，而最常见的偏见都是来自它们的矛盾。

加之，我母亲所属的特权阶层，除了其祖籍是西班牙外，就是一个有钱的阶层。在我的家庭，特别是在她的家庭里，我看到人们为钱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些完全乐意为金钱而卖命的人是最坏的。我熟悉从贪财到迫害狂的一切途径，我看到兄弟间由于贪钱而在长年的诉讼中互相搞垮，并在没有钱时仍继续提起诉讼，他们都出身于同一“高贵的”家庭并且都以自己的母亲为自豪。母亲本人也看到了兄弟反目，我们常常议论此事。她的理解力是敏锐、深刻的，她对人的鉴别力是经过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的教育提高的，但也是经过她本人的生活经验培养出来的。她清楚地看到人们荒唐地同室操戈的动机，她的家庭正处于这种状况之中；她可以不费力气地就此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她那为这个家庭而自豪的情感是不可动摇的。家族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她根本就不喜欢，她对某些人感到气愤，对另一些人非常鄙视，对于作为整体的家族却感到骄傲。

后来我认识到，如果把家族情况套用到人类社会情况上，我完全像她一样。我把自己生命的最好年华用于识破一个人的诡计，看他在历史文明中如何粉墨登场。我毫不留情地探索与分析了权势，就像我的母亲对待她家中的诉讼事件一样。

“卡科小母鸡” / 狼群与狼形人妖

我常听到一个热情而温柔的词，就是“la butica”。人们这样称呼我的爷爷和他的儿子们白天在那里度过的那家商店。因为我年纪太小，很少被带到那里去。这片店铺坐落在一条从鲁斯丘克富人生活区的高处径直向下通到港口的陡峭街道上，较大的铺子都设立在这条街道旁。我祖父的店铺在一幢有三层楼的风子里，我觉得房子很高大，丘陵上面的住宅都是两层楼的房屋。店里整批出售殖民地生产的商品，那是一片宽敞的店铺，里边有极美的香味。地板上放着许多个敞着口、里边装有各种谷物的大口袋，有装着小米的口袋，有装着大麦的口袋，还有装着大米的口袋。倘若我的双手干净，我可以伸手进去摸摸谷粒，这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我用手抓起一把谷粒来闻一闻，又让谷粒慢慢地流下去，虽然铺子里有许多其他稀奇的东西，我却常常这样做，并且最喜欢这样做，很难使我离开那些口袋。店里还有茶和咖啡，特别是有巧克力。一切东西都是大包大包地包装起来的，装潢很讲究，跟普通商店不同，这儿货物不零售。我之所以格外喜欢那些摆放在地板上、袋口开着的口袋，也是因为它们对我来说不太高，一伸手进去就可以摸到许多我喜欢的谷粒。

店铺里的东西，大多是可食用的，但并非一切都可以食用。店里也有火柴、肥皂和蜡烛，还有小刀、剪刀磨刀石、短把镰刀和长柄镰刀。从农村前来买东西的农夫们久久地站在商品跟前，用手

指来检验刀刃的锋利程度。我兴致勃勃地但又有点害怕地看着他们，我要触摸小刀是不许可的。有一次，有位农夫——大概我的样子讨人喜欢——用手抓起我的大拇指，跟他的大拇指并靠在一起，给我看看他的皮肤多么硬。从没有人赠送给我一块巧克力，爷爷坐在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管理非常严格，所有商品都是批发的。在家里，他经常表示疼爱我，因为我取了他的全名。在铺子里，他不大乐意见到我，从来不允许我在那里久留。倘若他发出一个指示，接受指示的职员就火速去执行，有时一个职员带着包裹离开铺子。我最喜欢一个衣衫褴褛、年岁较大的瘦削男人，他总是心不在焉地微笑。他动作不灵活，每当祖父要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吓了一跳。他仿佛在做梦，跟我在店里看见的其他人截然不同。他遇见我时总要说句友好的话，可他的话含糊不清，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觉察到，他对我怀有好意。他叫切勒邦，是个最没有能耐的穷亲戚，出于同情祖父雇佣了他。我老是听见人们呼叫切勒邦，仿佛他是个仆人，他就是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才获悉，他是我祖父的一个兄弟。

我们院子大门前的街道，遍地尘土，非常荒凉，令人讨厌。下大雨的时候，它成了泥泞路，出租马车在路上留下深深的辙印。我不能在街上玩耍，我们的院子里有的是玩儿的地方，而且安全。有时我听见外边一阵咯咯的狂叫声，不久叫声变得更加响亮和激动，随后一个身穿黑色褴褛衣服的男子，咯咯地叫着，害怕得哆哆嗦嗦地冲进大门来，他是在逃避街上那些游荡的少年。他们尾随着他，高喊“卡科！卡科！”并像母鸡那样咯咯地叫个不停。他害怕母鸡，因此他们追逐他。他比他们领先几步，在我看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母鸡，使劲地咯咯叫，怀着绝望的恐惧，并用双臂做扑扑振翅的动作。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上楼向祖父的房子走去，却从不敢进